

书海一瓢

再读史铁生的《信与问》

□段慧群

2010年12月31日凌晨,著名作家史铁生在北京去世。我很怀念他,再次翻看他的《信与问》,书中收录的是他多年来与朋友、读者的书信往来及为一些书所写的序跋。他对孤独、痛苦、恐惧、救赎、信仰等的思考直指灵魂深处,他的作品是属于灵魂的文学。

再读史铁生的发问。在《给北大附中》这封信中,史铁生说,作文写得好不好,并不在于你怎样活过,而在于你怎样想过,或想没想过。他是怎么写《我与地坛》的呢?到那儿去呆一阵子不行,呆一辈子也未必就行,而是要想、要问。因与残疾、病痛、苦难相伴,他学会了发问,学会了思考,学会了写作。

再读史铁生的思考。在《给盲童朋友》这封信中,史铁生引导大家思考残疾是什么,他写道,残疾无非是一种局限,如想看而不能看,想走却不能走;而健全人想飞但不能飞(比喻),他们也有困苦和磨难。痛苦和幸福完全是自我感受,谁能保持不屈的勇气,谁就能更多地感受到幸福。残疾人最渴望的是与健全人平等。怀着博大的爱心,



自由自在地畅游全世界,这是克服残疾、超越局限的关键。史铁生的思考达到了哲学的层次,他的思辨能力很强。他创作《务虚笔记》,是返回到决定一个人命运的童年之门,他不像一般小说家那样“塑造人物性格”,而是探索人的生存密码。

再读史铁生的信仰。在《给安妮·居里安II》这封信中,史铁生反对文学创作中无限夸大和过分推崇“爱国心”、“中国心”。他写道,对“中国心”最美好的理解就是乡情、乡恋,除此之外,还要表达什么呢?有没有“法国心”和“英国心”?有没有“老挝心”、“刚果心”?倘若没有,那就奇怪了。“某国心”一旦被张扬起来,对立起来,就不再是爱心,而是敌视之心了。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,必定要突破国界的阻隔和语言的障碍。

再读史铁生的热爱。在《给李健鸣II》这封信中,他写道,三毛说“爱如禅,一说就错”,这话说得机灵,但是粗浅。其实禅也离不开说,不说怎么知道一说就错?“一说就错”只不过是说,爱非语言可以穷尽,同时也证明爱是语言的无限之域。

再次品读那自信、纯净、灵动、富有穿透力且毫不做作的文字,史铁生的生命感言和灵魂独白,悄无声息地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,使我展现出良好的精神状态。沉醉在这些文字中,我总会有一种温暖的感动,为一段真挚的友情、一句诚恳的心里话,甚而某个精辟的字眼。

精彩早读

岩松说:“有学历的人,不一定有文化;没学历的人,不一定没文化。倪姐,快写写姥姥吧,我们需要姥姥的精神。”

□倪萍

姥姥的天黑了



书名:姥姥语录 作者:倪萍 出版社:中华书局

姥姥的语录当真那么需要让外人看看吗?列出三十个题目后,我也茫然了。

这些萝卜白菜的理儿,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,我怎么那么念念不忘呀?是我老了吗?可是认识姥姥的人、熟悉我的朋友,见了我总是问起姥姥,提起姥姥语录。

敬一丹每回见了,一定会问一句话:“姥姥还好吧?”只是一年比一年语气迟缓。去年主持人在浙江颁奖,她又问:“姥姥……还……好吗?”我说:“不好,走了。”一丹说她始终不敢问,是因为姥姥快一百岁了,问候都得小心翼翼。

中午吃饭,张越、岩松、一丹我们坐一桌,又说起了姥姥,说得一丹大眼睛哗哗地流泪,其实我们说的也都是些白菜萝卜的事儿。张越说“三八”百年庆典,她就想请姥姥这样一位普通百姓做嘉宾,我心想,如果姥姥在,她那些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拿到全国观众面前,不就真成了姥姥说的让观众“笑掉大牙”了吗?姥姥说:“人最值钱的就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,没个分量你往大秤上站站试试?那个秤砣动不动。”

岩松说:“有学历的人,不一定有文化;没学历的人,不一定没文化。”临说再见,他还嘱咐我:“倪姐,快写写姥姥吧,我们需要姥姥的精神。”

我咬着牙不写姥姥。姥姥走的那年春节我还跟她:“挺住啊老太太,使使劲,怎么着咱们也得混个百岁老人。”

姥姥说:“有些事能使得劲,有些事啊,就使不上劲了,天黑了,谁也挡不住喽!”

“姥姥,你怕死吗?”

“是个人就没有不怕死的。”

“那你这一辈子说了多少回‘死了算了’?好像你不怕死,早就活够本儿了。”

“孩子你记住,人说话,一半儿是用嘴说,一半儿是用心说。”

用嘴说的话你倒着听就行了,用心说的话才是真的。”

“哈哈,老太太,那你这一辈子说了半辈子假话呀?”

“也不能这么说。你想啊,说话是不是给别人听的?哪有自己对自己说的?给别人听的话就得先替别人想,人家愿不愿意听,听了难不难受、高不高兴。这一来二去,你的话就变了一半儿了。你看见人家脸上有个黑点,你不用直说。人家自己的脸,不比你更清楚吗?打人不打脸,揭人不揭短。你要真想说,你就先说自己脸上也有个黑点,人家听了心里就好受些了。”

哦,凡事要替别人想。

“姥姥,你走了以后我想你怎么办?每年清明还得给你上坟吧?”

“不用,活着那些人就够你忙乎的了,人死了啥都没有了,别弄这些个没有用的摆设了,那都是弄给别人看的。我认识你这个人快五十年了,我最知道你,不用上坟。”

我也最知道姥姥了,她本质上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,一副柔弱的肩膀,一双三寸的小脚,热热闹闹忙忙乎乎地拉扯了一大群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,走的时候是四世同堂。

这是姥姥想要的日子吗?是,其实也不是。

“姥姥,如果有来世,你还会生那么多孩子吗?”

姥姥反问我:“你说呢?”

我不希望姥姥再那么辛苦,就说“不生了”。

我也不生。如果还是做主持人、做演员,我就不要孩子也不要家。我盼着现场直播之前,先在一个安静的属于自己的花园房子里睡上一大觉,起来洗个澡,喝一杯咖啡,再清清爽爽地去化妆,精精神神地去演播厅,无牵无挂。晚上回来,舒舒服服地泡上一个玫瑰浴,点一支香烟,喝一杯红酒,翻一本闲书。哪像现在呀,给全家蒸上包子,熬上稀饭,抹把脸就提溜着裙子去直播了。不管多晚回家,一大家子人还等着你,温暖是温暖了,可累人、累心啊!我都佩服自己,那些年是怎么混下来的。

“人哪,就是穿着棉袄盼裙子,穿着裙子又想棉袄。要不是这些人在家等着你,你在电视上兴许就不会说人话了。”

明白姥姥的意思了吧?这是对我主持风格的高度评价:说人话。

知道姥姥走了的那天我在东北拍戏。我一滴眼泪也没掉,只是不停地在纸上写着“刘鸿卿”三个字,姥姥的名字。

一个不认字的老太太还有个挺有学问的名儿!她的父亲是个识文断字的人。只因为姥姥生为女性,否则她一定是个“念大本书、写大本字的读书人”。这是姥姥对文化人的评述,也是她常指给我们晚辈的光明之道。

天黑了,姥姥走了,窗外的雪无声地陪着我。屋里漆黑一片,我庆幸这样的时刻身边没别人,这是我最向往的时刻,我的心是自由的。我把写满姥姥名字的纸贴在结了冰又有哈气的双层玻璃窗上,“刘鸿卿”三个字化了开了,模糊了,看不清了,升腾了……

人都有下辈子吗?

姥姥的天快亮吧!

马桶书



书名:快乐手书 出版社:凤凰出版社

幸福就是当你照镜子的时候,喜欢你看到的那个人。为什么说快乐是一种才华?作者张国庆告诉你,开心的起点就在这里。



书名:以弱胜强的沟通术 出版社:中央编译出版社

欺善怕恶、蛮横无礼之人无处不在,贪婪的客户、自私的邻居、可笑的岳父……要想事事顺心,你就要搞定这些强势人物。



书名:像恋爱一样去工作 出版社:长江文艺出版社

“你可以不知道路在哪儿,但一定要知道坑在哪儿。”职场新贵茅侃侃用自身经验,为“蚁族”指明职场之“坑”。